

雷电颂

(八场话剧)

凌 鹤 石慰慈 编剧

4.7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雷电颂》是石凌鹤、石慰慈同志的新作。它描写郭沫若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表现了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棠棣之花》、《屈原》等剧作，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剧本为塑造郭沫若的舞台形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雷 电 颂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印刷厂印刷

字数 7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⁷/₈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69·195 定价：0.32元

自序

大地春回又一年，漫挥枯笔述前贤。

闭空雾重山城暗，逐豕狼奔国土膺。

振奋诗魂歌赤县，指挥文阵伐奸权。

风雷叱咤千秋颂，敬献英灵热血篇。

一九七八年五月，偏瘫二年，复遭骨折；卧床医院，疼痛熬煎。其后六月未半，电传郭老逝世，立时惊震心弦，继则号啕大哭，病友相顾辛酸。

在此以前不久，曾和来自杭州的战友，联名信寄燕京，敬向郭老慰问，附诗“乐道金刚同战斗，虔祈郭老更精神”。不料祝愿竟成讖语，伤心痛失师尊。怎能禁百感交集，岂可不泪下沾襟！何况恶病缠身，不得赴京吊唁，益觉内疚殊深。于是口述悼词，着小女笔录投刊《星火》，藉以寄托衷情。

我是郭老的部属，最敬他品学兼优。对这位革命前驱、翰林魁首，五十年来的往事，肺腑长留。恰似大江阔浪，排空涌上心头。

一九二六年时届秋前，北伐军跃马扬鞭。我参加革命半载以后，从江西乐平县转至省会城垣，亲自听到总政治部郭副主任讲演。他身着戎装却文采翩翩，气宇轩昂而谦恭和善。这使我立即回想到中学毕业前几年，在百花洲苏公圃图书馆，拜读他的《星空》、《女神》等浪漫主义诗篇。他

热情如火烧天，气势象迅雷疾电。《凤凰涅槃》，为祖国祝祷新生；《少年维特之烦恼》，为男女青年争取自由而呼唤。启发我及时投身斗争，愿新中华早日实现。此乃当年心愿，我对他敬意拳拳。

再一次见到他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久，他愤走仓忙，用手摇压道车由南浔路来到南昌。他亲自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讨蒋檄文散发到我手上，气壮山河的正义，顿时激发我胸膛。他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决不徬徨，使我对这位戎马书生，更是五体投地地敬仰。

这以后十年，他逃亡在扶桑岛上，我们很少读到他的文章。直到芦沟桥响起抗日的第一枪，他只身脱出魔掌，回到申江；我在炮声中多次拜访。更由他组织战地服务队，我受党派遣，转赴疆场。聚而复散，如此匆忙。

一九三八年夏日炎炎，我奉命率同文艺青年，从金华来到武汉，昙华林再度拜谒郭先生。从此参加三厅，实现追随师尊的夙愿。迁衡山，经八桂，到重庆，雾弥天；轰炸声中越二年。我等面对敌人，宣传全民抗战，同时因卖国贼捣乱，必须和反动派较量周旋。党的领导有周公老谋深算，郭先生举旗帜智勇双全。哪怕征途多艰险，风雨同舟敢斗争。一九四〇年秋天，蒋介石改组三厅将郭老撤换，同志们满腔怒火相率辞官。山城冬夜不胜寒，须顶住“皖南事变”；这是在一九四一年目睹敌人嚣张气焰，保存力量隐蔽骨干得异地分奔。“英雄非无泪，不洒别离间”。留下的部属任重道远，天官府且住下做闲员。好读书评今鉴古，学技艺敬老尊贤。这期间习作旧体诗请郭老修改，新写剧本敬请彼为我权衡。最是红梅傲白雪，还将消息报春先。

祝五秩诞辰，《棠棣(之)花》开我任导演，堪笑那班鹰犬被刺痛却有口难言。喜的是舒张正气万人传，观众欢呼正义显。接着是大文豪振臂挥戈再作战，《屈原》问世，呼唤雷电笔如椽。这个戏诛恶锄奸，暴露首恶群凶的嘴脸；这个戏，在敌营中炸裂动地惊天；这个戏，使敌人手忙脚乱；这个戏，许多警句在群众中广泛传扬。哪怕官家会上攻讦，何惧国民党明令禁演；风流人物千秋业，不朽文章万古传。且看《虎符》新上演，再伤群丑黑心肝。

就在当年冬季，派我前往昆明。独立作战敌军营，六载难通音问。直到神州解放，群英聚会燕京，怀仁堂上谒先生，别后离情频问。受命辞京回赣，连年几度趋庭，只因大地起妖氛，不再面聆教训。

幽冥永隔，往事如烟；公情私谊，梦境留连。决心写戏述前贤，岂敢妄为作传。适值京沪剧团，先后向我约稿，更觉心头技痒，奈何疾病难痊。骨折初瘥急出院，构思腹稿不迟延。

五十年忆旧十分多，选择题材费琢磨；尤苦老年思路缓，唤来长子共吟哦。共守党性切磋，不妨意见相左，一再争论，自有结果。七九年的暑期没有糟蹋过，《洪波曲》二稿缺点可能多；文代会向友辈征求意见，时机不错过，未教岁月蹉跎。

同志的意见收拢来，自觉失败必须改。首先是时间跨度太宽，十二年的戏太分散不好摆。其次是真实人物多得不好安排，以致戏剧冲突难展开。因此重点不突出，戏也不精彩，必须另起炉灶重新写，围绕四一年前后取题材。事件集中，主题明快；郭老扛大旗，周公作主宰，团结文

化界，打击死硬派，瓦解敌阵营，友人靠拢来。剧名改题《雷电颂》，为的是将郭老寓意于屈原的主旨表现出来。

也许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大诗人，决非两千年前的三闾大夫所可比拟，因此最后的雷电大作的颂诗，由郭老化为屈原，似乎不伦不类。这就得提请读者注意，我们并非为剧中主人全面立传记功勋，乃为了突出郭老生平的片断的光辉事迹而写戏。我们要着重写诗人的气质，表现诗圣豪情；我们理应虚以演文，不宜太实的空发议论。何况当年气压低沉仍然战斗不息的文人学士，莫不说戏里的屈原是郭老的化身，显示他何妨以屈原自况，振奋战斗精神，烧毁魔窟，诛讨暴君；叱咤风云，为民请命。

此外，我们写的是真实人物的言行及其历史意义，当然要有真实生活作依据；然而表现形式却是戏，它要求虚实互用，真假相济，否则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不能浑为一体。例如杜国庠早于一九四一年初挈眷过番禺，却因为某些领导人，现在还在工作，舞台上不易表现，只好由这一个人物权宜代替。又例如特务殴打郭先生等人的“较场口暴行”，众所周知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可是只要反动派打郭老于史有据，提早几年以渲染戏的高潮，我们觉得也还可取。一并声明，非求原恕。

这个戏到二度易稿，前后搭到三年。如此十分难产，只因能力所限。如今促其问世，藉偿老残夙愿。日耀东窗，衷心欢忭；纵情走笔，谨序斯篇。

凌鹤

1981.6.18于上海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路荻洲——画家，三十五岁左右，患肺病。

杜国库——上校总务科长，兼管第一科业务，五十岁，老成持重，受人尊敬。

温小文——第一科上尉科员，二十六岁。

郭沫若——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调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四十九岁，当代文豪，精明练达，待人温厚，众称先生。

绿川英子——政治部第三厅第三科科长，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温顺干练的妇女。

田 汉——戏剧家，四十三岁，曾经铨叙少将，才华横溢，幽默豁达。

小 黎——约十九岁的娃娃头子，孩子剧团负责人之一。

刘步青——政治部上校秘书，后升少将副主任，四十多岁。

徐慧芳——孩子剧团成员，十三岁的活泼女孩。

徐慧芬——某抗敌演剧队成员，徐慧芳的姐姐，不足二十岁。

卫兵二人。

王副官——三十多岁，四川口音。

陈 诚——政治部部长，上将衔，四十五岁以上。

于立群——郭沫若夫人，三十岁左右。

周恩来——政治部副部长，中将衔。中共中央副主席，大政治家，四十多岁。

任 光——音乐家，将近四十岁。

蒋介石——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五十多岁。

侍从室秘书一人。

卫兵一人。

侍从官一人。

张道藩——国民党CC派官员，四十多岁。

张太太——张道藩之妻，华贵夫人。

王一笑——楚剧团的名艺人，四十五岁。

演员若干人。

特务某——年龄不拘。

护士甲、乙——均为女性。乙为四川人。

医生某——三十多岁，男性。

第 一 场

〔一九四〇年初秋时节。

〔重庆郊区金刚坡下三塘院子——政治部第三厅驻地。

〔厅长办公室外间，供秘书办公兼作会客室。

〔远处传来使人心烦的蝉鸣，也可听见童声合唱《红缨枪》的歌声。

〔杜国庠身穿中式白褂，下着军装，在摇着大蒲扇处理公文。路荻洲穿打补丁的旧衬衫在作油画像。

路荻洲 （自裤袋中掏手帕擦汗）这重庆的天气啊，早已立秋了，还这么热。

杜国庠 心静自然凉嘛，同志。

路荻洲 你听这烦死人的蝉叫，我可不信你杜老真能心静得下来。

杜国庠 那有什么办法呢？客观现实如此，你一时不可能改变客观存在，就只好暂时克制自己，适合环境，好在天道循环，眼看暑往寒来，肃杀的秋风，终究要被春日融融所代替的。

路荻洲 咦，我真佩服你，杜老。你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随时都运用你的哲学观点哩。

杜国庠 唉，这不过是最平常的道理嘛，快要丧失生命力

的事物，总要让位于新生的东西；譬如我这过了中年的人，耳听这孩子剧团的革命歌声，理应从心坎里为培养他们成长而高兴。

路荻洲 (早已搁下画笔聆取议论)是啊，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年纪虽小，可是对抗战的贡献很大。尽管在炮火中受尽苦难和折磨，可是周副部长和郭先生，对他们那样亲切的教育和关怀，现在一个个都得到健康成长，真是幸福啊。可是我家的那个女孩，病成那个样子，哎！……

杜国庠 对了，前几天老是忘了跟你谈。(走近路荻洲身边)郭先生一再关照，你家的小苓姑娘病重，一定要马上送医院。钱不够，由厅里作为借支项目，先行垫付。还有你夫人……

路荻洲 谢谢郭先生，也谢谢你杜老关怀！不过医药费应该由我自行解决。

杜国庠 你这就太迂阔……太书生气了。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你家的情况，谁不清楚？尤其你那位贤德的夫人，为了孩子的病，真是日夜揪心啦。可是你很少体谅她的苦衷……

路荻洲 (爆炸地)我不体谅她的苦衷？可我的苦衷，她体谅过吗？！（抛了画笔）

杜国庠 瞧你，又动肝火了。多年的夫妻，彼此相互体谅些嘛。(安慰地)算了算了，你身体也不好，快休息一下，别画了。

路荻洲 (接过杜国庠为自己拾起的画笔)不，不画不行。若不是部长办公室等着要，若不是那边美术工场挤

得没有摆画架子的地方，我才不愿到这儿来凑热闹哩！（不耐烦地涂了几笔又搁下来）咳，这幅画像太别扭了！

〔温小文捧大卷印件上。〕

温小文 杜老，我们三厅编印的《抗战三年》的清样，总算全部来了，你看是不是马上付印哪？

杜国庠 等郭先生亲自过目一下吧。

温小文 送进去？

杜国庠 等一会儿吧，他正在里面和绿川英子研究日本反战同盟的工作哩。

温小文 这本书，本来早就应该印好发行的，可是部里将我们三厅手上的印刷厂拨给总务厅，他们就把我们的印刷品一拖再拖，简直不当一回事。为了催这些稿样，我脚底板都磨穿了。

杜国庠 三厅的印刷厂调开，三厅的卡车调走，今后……

路荻洲 今后要不要我们工作呀？

温小文 （审视路荻洲作品）老路啊，你这幅委员长画像，用这么重的冷色……

路荻洲 怎么啦？

温小文 简直是一副铁青面孔嘛。

路荻洲 我这是完全按照部里颁发的照片画的。你看，一模一样，没有错吧。这位领袖从来是这样冷酷的，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写实，你看怎么能热得了？

杜国庠 喂，别信口开河啦，对你们党的总裁，你们党员……

路荻洲 我算什么党员，不过是那年从法国回来，听说没

有国民党党证，不能到美专教书，所以就……

〔郭沫若偕绿川英子自内出。〕

郭沫若 你们日本反战同盟的工作做得很好，成绩很大。
只有同时受害的中日两国人民，都觉醒过来，都
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才能缩短我们灾难的岁月。

绿川英子 （与杜国庠、路荻洲、温小文等人握手）密那
桑，^①哦，我又说日语了。诸位先生，郭先生说
得真好：只有两国人民都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才能缩短……

温小文 “灾难的岁月。”

绿川英子 对，对。我的……中国话……说不好。

杜国庠 很好，进步得很快。听说你还演戏哩。

绿川英子 不，那是用日本话……广播……号召日本军
士，侵华……战争，哈恩泰塞由^②！看，又说日
语了，哈哈……

路荻洲 中国话……不好学。

郭沫若 绿川女士唱歌，很使日本战俘感动。那首歌叫什
么来着？

绿川英子 《向着东方》。

郭沫若 表现日本军阀所给予日本人民的苦难，许多战俘
都感动得流泪哩。这证明我们厅里的对敌宣传工
作是很出色的。

温小文 她还用世界语作国际宣传哩。

杜国庠 这本《抗战三年》是不是就这样付印了？

① 日语：诸位。

② 日语：反对。

郭沫若 (接校样, 翻阅)都是经过部里的秘书长大人审查的嘛。……

绿川英子 我……告辞了。(与众握手)再见!

郭沫若 沙约那拉! ①(目送绿川下)……一切谨遵部令总算合法了吧。(一笑)付印。

温小文 (忿然一笑)我们三厅是看婆婆脸色行事的小媳妇, 这日子怎么过哟?(取校样下)
(路荻洲自抽屉中取出一轴画。

路荻洲 郭先生! 这是我给您画的像, 给裱画店耽搁了, 没有能赶上您回国三周年纪念会。昨天才从裱画店取……

郭沫若 你这就太客气了!(展画轴)你是画洋画的, 还擅长国画嘛。快挂起来看看。

杜国庠 他是中西合璧呀。这儿好挂。

路荻洲 (挂画在壁上)我原是学国画的。
(画中的郭沫若穿便装, 衬以松柏背景。

郭沫若 (看画)很好嘛!

杜国庠 首先是立意很好, “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象征郭先生的性格。

路荻洲 郭先生为了抗战, 不惜“别妇抛雏断藕丝”。可是三年来工作上受到种种束缚刁难, 三厅的同志, 可以说感受太深了。

杜国庠 可不是, 三厅印发的宣传品要送审查, 不准有“祖国”、“人民”字样; 三厅的编制一再减员, 三厅的经费, 一再核减……

① 日语: 再见!

郭沫若 最可恼的是，为了开展敌后工作，周副部长指示，送些文化干部到新四军政治部去，而那个秘书长居然卡住不放行！……哼！不谈这些了，工作总是要做的。

杜国庠 那当然罗，他限制就得反限制，解决矛盾就必须斗争！

郭沫若 路荻洲同志，你女儿的病，近来怎么样？是不是……

路荻洲 还不是那个样……

郭沫若 要住医院哪！（向杜国庠）厅里的办公费……

杜国庠 我对他……

路荻洲 杜老对我讲了，谢谢厅长的关怀！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公家的办公费，不能为我破例开支。

郭沫若 那我可以预支些稿费，给你垫款。孩子的病不能再耽搁。

路荻洲 不必了，厅长！

郭沫若 你看你，女儿病了没钱医，还要为我画像花钱！

路荻洲 这是我一点心意！

郭沫若 （掏出钞票）至少裱画的钱我要给你。这一点，够么？（塞给路荻洲）

路荻洲 我不要。

杜国庠 郭先生又不是外人，你拿着嘛。

路荻洲 说什么我也不能收。画像是我送的纪念品嘛。怎好……要钱呢。（坚决躲开不收）

郭沫若 咳，你这位画家真固执。你的生活这样困难，还要为我破费，我也于心不安哟。

〔突然，田汉风尘仆仆地全副戎装上。

田 汉 为什么要于心不安哪？

郭沫若 (急忙中顺手纳钞票入衣袋，便于握手) 哟，你田老大从战区回来了。

田 汉 回来了。昨天到重庆，今天下乡来汇报工作。(同时与杜国庠、路荻洲分别握手)

郭沫若 我们的抗敌演剧队，在战区能开展工作吗？

田 汉 咳，一言难尽哪。

杜国庠 还是强迫演员们加入三青团、国民党？

田 汉 那些是老问题老困难罗。奇怪事，想不到，一下去，吓一跳！

郭沫若 噢？你这是故作惊人之笔吧？

田 汉 你听我讲呀。我这次回重庆，路过綦江。恰好碰到战区政治部派我们的抗敌演剧队，在那里给什么军官训练团进行毕业班的慰问演出。

杜国庠 这当然又是推卸不掉的堂会戏。

田 汉 可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你们怎么也想不到，恰恰碰到那位军校的教育长死了太太——也有一说是姨太太，这就使这位老爷急于物色小星了。于是打听到演剧队的女演员多，而且大都年青漂亮，便突然集合演剧队，要亲自点名……

路荻洲 点名？

田 汉 唉，你这位只会摇笔杆的，不懂吧，长官看得起你，才给你这样优厚的礼遇哩。当然马上全体列队肃立，等候威风凛凛的教育长驾临。于是乎“立正”“敬礼”全套口令之后，他就按照花名册点名

了。名册前面的是男的，他一个个喊名字，很快就过去；点到女演员，他便全神贯注，一个个仔细端详。后来点到徐慧芬，他那贼亮的眼睛射出两道剑光，简直刺得你脸上发痛哩。

郭沫若 你看他形容得多具体，到底是戏剧名家的大手笔哦。

〔众人发笑。〕

田 汉 我这是如实报道，又不撒谎罗。

路荻洲 这徐慧芬是不是孩子剧团的小慧芳的……

田 汉 对，一打听，正是她的姐姐。你们看，多方便哦，一眼就被选中了哩。

路荻洲 糟糕，羊入虎口，那还……

田 汉 可不是，那位长官立刻要他秘书向演剧队正式提出要求，而徐慧芬却气得直哭，誓死不允。于是威胁利诱一齐来，弄得全队不知如何是好。

郭沫若 （拍案而起）卑鄙无耻！

杜国庠 其后怎么办呢？

田 汉 他们要我出主意。我要他队长跟那秘书说，这种事不好勉强，要给小徐以考虑的时间。演完戏火速离开綦江，然后设法帮助小徐逃走。

路荻洲 只有这么一着，必须提防抢人。

田 汉 是啊，还听说那位教育长要提升为成都警备司令，他是什么恶劣手段都使得出来的。我现在很担心小徐的安全，但愿她已经逃出了魔掌。

杜国庠 于此可见，教我们的文化队伍怎么工作吗？！

郭沫若 一定要和恶势力斗争到底！

〔小黎引刘步青上，后随徐慧芳。

小黎 郭先生，这位刘秘书要我带来见您。

刘步青 我叫刘步青，新近调到部长办公室帮助工作。

郭沫若 噢，（与刘步青握手）以前少见嘛。

刘步青 今天幸会，非常高兴！（执礼甚恭）这几位是……

郭沫若 这位是田汉同志，……杜国庠同志，……

刘步青 （一一握手）久仰！久仰！

郭沫若 还有这位画家路荻洲同志。

刘步青 噢？你就是路同志。（握手）

郭沫若 刘秘书找我有什么事啊？

小黎 我们正在排练《乐园进行曲》，快公演了，他突然要我们改戏，怎么办吗？

刘步青 不是改戏，是觉得……

徐慧芳 怎么不是改戏？郭伯伯。本来，最后是一场歌舞，是吧？应该是孙海生和我两个人，是吧？打一面青……青天白……日满地红……红的大旗，多威风啊！可是，戏排好了，他突然要改，要我只打那方块……青天白……白日，怎么搞吗？急都……急死人的。

刘步青 嘻嘻，这小朋友说不清楚……

徐慧芳 （很气）我叫徐慧芳。小朋友？没有名字的啊？哼，没说清楚？

杜国庠 小芳，要有礼貌！

〔小黎拉徐慧芳至自己身旁。

刘步青 事情是这样的，郭厅长。本部孩子剧团首次大公演，部长指示，要慎重，要鄙人亲自来看看。根